

<<我们播种爱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们播种爱情>>

13位ISBN编号：9787801713216

10位ISBN编号：7801713214

出版时间：2003-6

出版时间：大众文艺出版社

作者：徐怀中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我们播种爱情>>

内容概要

《我们播种爱情》内容简介：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小说发表的年代与小说描绘的年代几乎同步。

作者在25万字不算太长的篇幅内，依托广阔的社会背景，以现实主义的有力笔触，塑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众多人物典型，真实地展现了西藏人民和平解放初期的历史风貌，准确地预示出西藏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前景。

整部小说所着重展示的是新西藏的建设者们对这片虽然贫脊却前途远大的土地的爱情，对虽然落后却善良勤劳的藏胞的爱情。

这部小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恋之歌。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史诗性质。

<<我们播种爱情>>

作者简介

徐怀中，男，1929年9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山底村。

1941年考入太行边区政府开办的太行中学，1945年月毕业，加入十作集团军总部前线剧团从事美术宣传工作，从此开始了一生的军人生活。

1973年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后改任文化部副部长。

1985年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88年任部长，少将军衔，1993年离休。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徐怀中小小说选》、《徐怀中代表作》等。

<<我们播种爱情>>

书籍目录

我们播种爱情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尾声地上的长虹地上长虹无情的情人西线轶事

<<我们播种爱情>>

章节摘录

第一章1大约是初秋——西藏高原的四季确实不太分明——山岭上已经积了很厚很厚的雪。雪，在太阳照耀下闪射出强烈的银光，仿佛那层层大山不是坚硬的花岗岩，而是透明的水晶石。除去常青的云杉，坡地上的树木已在渐渐地被剥得赤身裸体了。群山所环抱的草原，也已在渐渐地褪去葱绿而显露出暗淡的本色，宛如山洪汇集的一片浑黄的、沉寂的湖水。

然而，这草原是辽阔的，一望无垠的！

在草原上，雷文竹满怀兴致地东走西走，这里挖一条壕，那里掏一个坑。从远处看来，会以为他是在刨人参果呢！

其实，跟随在背后的陈子璜看得清楚，他并没有掘到任何值得欢喜的、哪怕是一点点什么小东西，只不过按照不同颜色把挖起的泥土分别包成许多小纸包罢了。

所以，不管雷文竹怎样热心和着忙，总引不起陈子璜插手相助的兴趣。他只是跟着打转转，最多随便问几句：“这土，你看怎么样？”

“没有不良的土壤，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

雷文竹以权威的口气回答，随后又补充道，“当然，这结论不是我做出来的，是威廉士。”

“是谁？”

“威廉士，土壤学家。苏联人。”

陈子璜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雷文竹像抓草药一样装满了最后一个纸包——总算完事了——随后，他背起帆布袋，约陈子璜一同到河边洗手。

“哟！

你看，你看哪！”

走着，雷文竹意外地压低声音叫了起来，并用手指给陈子璜看。河湾里，沿着山根背风的地方，落满了一群一群的大雁。远望好像谁撕扯到地下来的、一片一片灰蓝色的天空。雷文竹高兴极了，他只见过排着各种队形伸长着脖颈从高空悠悠飞过的大雁，从来都没见过落到地上的。

一直到今天，他对大雁仍然保持着某种亲切的、神秘的印象。因为在人们观念中，大雁不是一种普通飞鸟，而是南北恋人的殷勤可靠的使者。雷文竹怀着孩子般的心情，轻手轻脚地靠近雁群。不过，他这样小心是多余的。直到他认为已经再不敢近前的地步，雁群依然没有任何骚动。这是有原由的：西藏人把一切有翅膀的全认做是“空中的神灵”，任何一种飞鸟，甚至落到闹市大街的时候，都从不曾受到过人的危害，所以它们见人毫不惊慌。

“看！

它们不怕我！”

雷文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离他最近的一只雁说，“一点也不怕，就好像它们认识我！”

“嗯！

也许认识吧！”

陈子璜淡漠地支应道，随后又催促着，“走吧！该回去了，该回去了！”

“等等！

你怎么不过来！

瞧！

多有意思，它身上的羽毛看样子是很光滑的呢！”

<<我们播种爱情>>

尾巴，它有尾巴，像鸭子的尾巴差不多。

可是有些画上画的没有尾巴。

” “好了，好了！”

走吧！

有尾巴是雁，没有尾巴还是雁。

” “真的，这不正确！”

”雷文竹重复证明道，“可惜我不会，要是我会画，现在我非坐在这儿速写一下不结不！”

干脆就画素描，反正它不会动的……” “行了！”

你还有完没有？”

人家画一只雁，你也说长道短。

有功夫，你就多琢磨琢磨职务以内的事不好？”

”这种不加掩饰的厌烦情绪虽说有些出乎意料，但也没使雷文竹过于不快。

他苦笑一声，倒退几步离开了雁群，随着也换上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说：“也好！”

我也正想提提我职务以内的事呢！”

我需要回内地一趟。

可以吗？”

”陈子璜吃惊而反感地望了望他，没有回答，扭回头就走。

雷文竹也背起帆布袋，提起镐头，默默地跟在背后。

陈子璜走着，并不回头地反问说：“你离家几年了？”

” “4年。”

” “啊！”

4年哪！”

我呢？”

三四一十二年，可还没有打算请假回家呢！”

” “哪里！”

我不是说了吗？”

是职务以内的事。

回家，你知道，现在还顾不上。

我是为了这些土。

这土，需要化验。

” “化验？”

” “化验。”

到农林厅，到四川大学都可以。

不过最好准许我到北京农学院去一下。

那里的柳雨人教授我认得。

当然，没见过面，可是我们很熟识，早就在通信。

可以说，我算是他的一个‘函授生’。

这土可以顺便在他那里化验一下！”

” 化验？”

不错！”

化验是一桩学问深奥的工作。

可是说到土，难道土也能化验？”

土有什么可化验的呢？”

陈子璜几乎是以一种嘲弄的语调说：“你是没事找事吧！”

刚才你不是说，那位土壤学家讲过：‘没有不良的土壤！’

既然是没有……” “可是你必须了解土质！”

<<我们播种爱情>>

”雷文竹也显然有些气了，“是酸性的、碱性的，各种成分占多大比例。

知道不？

不知道！

你并不知道！

那么请问你，这种土适合什么作物，适合什么肥料？

要想改良土壤，从哪儿着手？

”“要是非化验不可的话，那……我考虑考虑，以后再说吧！

不过你也别吓唬人！

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也在太行山带过开荒队。

从来也没有尝一尝哪一块地是酸土，哪一块地是咸土！

”“你要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开荒队。

是农业站！

”雷文竹突然变得心平气和地说：“当然！

你是站长，我能去不能去，你完全有权决定。

不过，一个农业技术员，我想，他总也该有权请求站长给他仪器。

化验土壤要使用仪器的，不是用舌头尖去尝味道！

”“仪器？

”“仪器！

”“哼！

仪——器。

”谁也不再说什么了，仿佛他们的争论已经得到统一。

像两个全不相识的人一样，各自低头走路。

陈子璜走得很快。

在军队里待久的人都会有这种难以改变的习惯：即使是闲蹈达，也要赶着快步，好像去替一个得了急症的人请大夫，有时意识到没必要，会骤然间缓慢下来，但过不了一时，又会不自觉地加大速度。

所以，他和雷文竹的距离很快便拉远了。

陈子璜顺小道穿过阴冷的、不见阳光的杉树林。

这时，他开始懊悔起来。

本来，他并不想给雷文竹找什么过不去。

实在说，无论看哪方面，这都是一个挺能干的青年人。

刚才无缘无故往他身上使性子，全是由于自己的心绪烦乱。

陈子璜只要一想起他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站长，他立刻就会来气的。

不错，站长！

这头衔分量并不算重，可是，天老爷！

好难对付呀！

有人说部队后勤工作是最伤脑筋的。

陈子璜做过师部后勤处长，但他觉得那比做这个小小的站长要轻巧万倍。

一句话，紧跟着站长头衔，就把整个草原都压到你肩膀上来了。

这该是多么大的分量呵！

也许，换一个精明的人，不消吃力便可以担当得起吧！

真的，陈子璜常常这样想。

他甚至还到工委会做过这样一次请求。

然而，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请求是没有结果的。

前天，陈子璜到工委会去时，工委书记苏易没在家。

秘书说他到宗本格桑拉姆那里去了，有几桩公事必须在那里和她商定，因为宗本是几乎从不到宗政府来的。

陈子璜决心等候，晚饭后，书记回来了。

<<我们播种爱情>>

书记约摸有四十多岁，已经在发胖，并且在秃顶了，眼神里时时露出疲倦无力的、忧愁的神情。不过，和他的下属们在一起时，他总是十分愉快和喜欢说话的。

他简直坐不住，总是走来走去。

现在，他给了陈子璜一支印度香烟，就开始走起来：“抽一支吧！”

当然的，这种烟真说不上高明，像辣椒面，而且价钱贵得可怕。

”书记把自己预备点燃的香烟扔回到桌上去，“没关系，再对付些日子吧！”

要不了太久的。

等我们贸易公司一开张，马上就有‘大中华’。

”陈子璜是不吸烟的，也没心听这些话，没作声。

“怎么样？”

子璜同志，忙得够受吧！”

”“要是能忙，再怎么都可以受得住。

可现在怕的就是忙不起来！”

”“唔！”

？”

”苏易惊异道，“你在害这种怕？”

”“可不！”

忙不起来。

我已经有些怀疑了，这个推广站到底需不需要还是个问题。

要我看，有没有都行！”

”陈子璜闷声说，“要是非有不可的话，那！”

换一个同志来做站长吧。

吃不消！”

我是吃不消。

趁早，免得以后不好收拾……”“怎么回事？”

”苏易重新打量了一下陈子璜，意识到他的来势不小，“事情还没有真正开始呢，你怎么就觉得吃不消了呢？”

究竟是哪里吃不消？”

你试着去吃得消不行吗？”

”“怎么没试过！”

我们试过的呀！”

”陈子璜站了起来，粗声粗气地说，就好像苏易要找着跟他抬杠似的。

“我们全体出动，大大小小的庄子都跑遍了。

到东家央求，到西家祷告。

说我们可以尽力帮助，坝子上又有的是荒地，谁开了就算谁的，既不要交租又不要纳税。

可是，你找这一家，他说了：‘行！’

我愿意去开地。

开一天要给我两皮袋青稞。

要不，半个茶包也行。

’你再寻到那一家，他又说了：‘行！’

我愿意开地。

开一天要给我像羊皮那么大一块布。

要不，许我尽着自己手抓一把盐巴。

’可这还算顶客气的呢！”

有时候说不定还要碰上一两个无赖。

他们会嬉皮笑脸跟你打哈哈：‘行！’

我愿意去！”

<<我们播种爱情>>

可是，开多大的一块地才能给我一个汉人姑娘呢？

‘噢！

听听吧！

”陈子璜愤怒地说，“你想尽法子要帮他们弄一块养生地。

可他们倒得理不让人，就像有什么事不能不求他们……”“可是——好了！

你停停。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你呢？

”“谁知道。

横竖他们是不知道为自己发愁。

不晓得你注意没有，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为自己发愁。

”陈子璜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可是为什么呢？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许是他们对土地没有多大兴趣……”陈子璜断然道，“一句话说完，懒！

西藏人生性就懒惰！

”

<<我们播种爱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